

城乡融合引领下乡村空间生产与 “乡村+”发展路径探讨 ——成都公园城市城乡融合 乡村振兴典型案例的启示

范颖 苟建汶 李果¹

【摘要】城乡融合是城乡关系发展的最高级阶段，是理想城乡关系的目标状态，是乡村空间生产与再生产的演进动态，将指引城乡关系变革下的城乡空间重构。城乡融合必定生产出新型的空间形态，其本质是城乡资源要素双向流动促进下的乡村空间生产与再生产。本文通过对城乡融合空间的概念生成探析，从空间生产理论三元辩证螺旋式递升关系的角度切入城乡融合空间属性研究，提出以乡村为本体的、城乡融合空间建构的“乡村+”路径：“乡村空间综合价值认知（空间实践）——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效应（空间表征中的流空间与空间涌现性）——城乡融合机制与实践模型建构（表征的空间）”。结合成都公园城市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的典型案例，本文认为城乡融合空间建构应坚守市场主导下的双向精准选择性、乡村本体的空间差异性、政府主导下的乡村空间多维共治、先锋典型带动下的乡村统筹与空间重构等原则。

【关键词】城乡融合 空间生产 “乡村+” 公园城市

【中图分类号】F59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70（2021）-07-0136（09）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首次把“城乡融合发展”写入党的文献，进一步强化了乡村振兴发展的战略目标。因此，“城乡融合发展”不仅是一个包含发展内涵的概念，更是一个充满改革意义的概念。城乡融合既是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手段。那么，城乡融合的物质载体空间指向何在？城乡融合引领下的理想空间如何建构？上述两点成了践行乡村振兴战略、走向城乡融合发展的热点与难点课题。

城乡融合发展是依托一定地域空间范围内社会经济环境（由地理空间到经济空间、社会空间、多维空间等）全面发展的战略行动，其物质载体是空间。因此，对城乡融合空间的概念探析与界定、主体属性认知、空间建构路径与方式等研究内容成了本文探讨的主要课题。

¹**作者简介：**范颖 讲师 四川音乐学院美术学院环境艺术系 四川成都 610021

苟建汶 四川省德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四川德阳 618099

李果 高级工程师 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四川成都 610041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度四川省社科规划项目“成都公园城市生态绿隔区乡村社区转型发展研究”（编号：SC21B1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李果系本文通讯作者。

二、相关研究进展与应用探索

1. 理论探索：城乡融合相关理论研究

城乡融合是一个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时代命题，城乡融合空间的落地性研究是走向实践的必经之路。“城”的空间属性包括城市和城镇，最典型的空间属性为集聚。城市集聚了大量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生产要素；“乡”的空间属性包括集镇和乡村，是传统意义上的人类聚居系统，是乡土社会的物质空间载体。因此，结合各专业领域学界对城乡融合发展理论的探讨、实践层面对城乡融合空间的研究，将理论与实践进行有效的空间结合。

(1)融合发展：城乡关系发展的走向与路径演进。一是有关城乡关系的终极走向的研究与论述。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共产主义理论的城乡融合发展理论认为，走向城乡融合是指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之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逐渐消失，城乡关系走向融合，城乡成为“把城市和农村生活方式的优点结合起来，避免二者的片面性和缺点”的系统的社会综合体。^[1]芒福德也指出：“城与乡，不能截然分开；城与乡，同等重要；城与乡，应该有机地结合起来。”^[2]其后，我国何仁伟、^[3]陈坤秋等、^[4]YansuiLiu^[5]等代表性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理念内涵。二是实施路径演进：从单极单向走向互促共融。梳理建国后我国城乡建设策略，无论是早期的城镇化战略、中期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最近的乡村振兴战略，都呈现出以乡村为主体的单极单向行为特征，城乡融合最终将人类历史上的两大不同形态与功能特征的聚落系统——城与乡的协同发展以理念形式予以确定。对城乡融合战略理论构建方面的研究，学界以王向阳等、^[6]李后强等、^[7]等为代表，强调以市场为资源配置的手段，以城乡资源要素双向流动、公共政策引领为城乡融合路径；曹智等^[8]提出通过城乡关系研究，建立土地、产业、功能等空间规划措施建立城乡融合单位的具体路径；邱峙澄^[9]从空间治理角度提出通过乡村空间重构、权属关系重塑和组织体系重建方式建构流动的、持续的、和谐的公共空间。城乡融合的双向主体是城与乡，中期指向是乡村发展，远期指向是城乡共存共融。其中，站在乡村发展角度进行城乡融合路径的思考有：秦清芝等^[10]提出挖掘乡村综合价值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李鑫等^[11]探讨了城乡融合背景下乡村转型发展动力机制及可持续发展路径；史育龙^[12]认为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互促共生、双轮驱动，是实现融合互动发展的必然选择。

(2)城乡融合空间的定性探讨与构成研究。一是城乡融合空间特性的定性探讨方面。周佳宁等^[13]认为，城乡融合空间具有从“地方空间”转向“流空间”趋势，呈现为“人口”“空间”“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五个维度要素流动特征。王颖等^[14]认为，空间融合具有城乡地域系统连续性和统一性，是流空间下城乡物质和信息交流时空压缩。谭明方^[15]指出城乡融合发展围绕“一定区域”社会中城乡经济、生态环境、政治、社会、精神文化五方面展开。史晓浩^[16]认为城乡融合发展是在一定外在条件的作用下，在“局部地区”达到空间上的均衡样态。综上，学界对于城乡融合空间特征认知以定性研究为主，可以归纳为“流空间”“特定区域空间”“系统连续性与统一性空间”等关键词。二是城乡融合空间构成的研究方面。对于城乡融合空间构成的研究，有学者结合实践提出了如下论述。欧万彬^[17]提出，从空间主体的角度城乡融合包含城市和乡村两个协调发展的不同空间主体。汪厚庭^[18]认为县域空间在城乡融合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李玲^[19]指出浙江省城乡融合发展中县域处于主阵地作用、乡镇处于中心地位作用，县城和小城镇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王军良^[20]从实践角度提出城乡融合编制单元是以县域为单位、以某种特定的规划手段引导的、村镇之间分工合理的新型乡村组团。

2. 实践及应用探索

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法国实践了“农地退出”模式，以政府主导土地整治与乡村建设公司(SAFER)运作农村土地利用制度改革；德国与欧盟将城乡“不同类但等值”的等值化理念运用于城乡关系的解构与重塑。这些路径与方式值得我们参考和学习。

2019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八部委联合发布了11个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名单及《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方案》，标志着我国城乡融合发展推进工作从行政意义层面进入探索与实践阶段。2020年6月，《四川成都西部片区国家城乡

融合发展试验区实施方案》(送审稿)以成都近郊 8 个区县(温江区、郫都区、大邑县、邛崃市等)全部行政区划范围内 93 个镇(街道)、1805 个村(社区)为试验的空间范围,从公园城市绿色生态价值实现、城乡产业协同模式、城乡流动人口迁徙制度、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重点试验内容进行了实践探索。

结合上述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学界对城乡融合的意义与内涵阐述深刻,对实施路径的探讨、模型的构建清晰。但就城乡融合的空间落地性方面,尤其是在以县域、镇乡村为单位的中观尺度空间与微观尺度空间层次上,具体实施方面的研究内容尚需要加强。

三、城乡融合空间的概念探析及属性认知

1. 概念探析

以国土空间规划专业理论与实践成果为基础,结合相关学者研究成果,立足于推进城乡融合走向空间维度,从概念界定的内涵与外延两方面入手,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概念可以初步界定为:狭义上的城乡融合空间是指在城乡融合发展逐步推进的动态过程中,以乡村空间为主体的、生产力较为发达区域的城(镇)乡之间的衔接性空间,具有显著的流空间与空间涌现特征、系统连续性与统一性的空间单元(图 1)。广义上的城乡融合空间是指在理想状态下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达到城乡全面融合的全域空间,既具有物质空间属性,也具有社会空间属性。

基于概念构成的基本特征分析,究其内涵及外延,内涵指的是城乡融合空间的本体为原生性乡村空间,是流空间影响与变革发展中的乡村空间,在流动性要素影响下生成的“乡村+”型空间;其外延是指根据乡村空间吸纳和承接城乡要素的互流状态,以流动性要素的类别差异性为触发点,生成内涵丰富、形态各异、功能多样、动态发展的城乡融合空间,可以演变为诸如乡村现代农副产业空间、乡村农旅空间、乡村文创空间、乡村新生态空间,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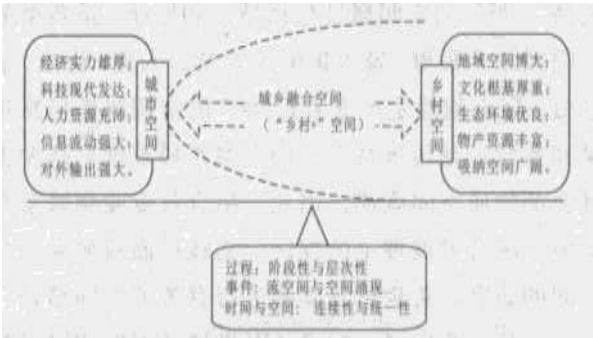


图 1 城乡融合空间范围概念图示

基于空间的地理属性与文化属性,从空间尺度角度对城乡融合空间进行界定,可以分为:微观尺度层面,城乡融合空间是以乡村治理与行政管辖意义为主的村民聚居小组与行政村;中观尺度层面,城乡融合空间是在地理单元边界明确、文化认同高度一致、具有共同乡村地缘关系的乡村连片区域;宏观尺度层面,城乡融合空间是以集镇为中心、以周边乡村区域为腹地的、链接城乡空间的复合性地理空间单元。

2. 从空间生产角度切入的城乡融合空间属性认知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人类历史生产的产物,带着政治意图和目的,“(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和生产过程”。空

间生产理论的核心理论体系是空间本体论的三元一体“空间实践、空间的表征、表征的空间”社会理论框架，分别对应感知空间、构想空间和生活空间。在城乡融合空间生产的理论建构与要素整合上，结合空间生产理论对“时间—空间”“事件—过程”的辩证理解，以空间生产三元辩证的螺旋式递升式演进关系为纽带，对应建立在“场域、网络与行动者”视域下、在“资本、权力、利益”共同参与与交织下，以时间延展为纵向序列、以城乡融合空间三元螺旋式递升演进为发展方式的乡村空间重构路径：“城乡融合空间实践——城乡融合空间表征——城乡融合表征的空间”。其中，空间实践（即乡村本体）：是指在城乡融合双向要素流动前提下我们对乡村存在的综合价值认知与研判，是城乡要素双向互流的价值基础；空间表征（即“乡村+”）：是指人口、空间、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五个维度要素流动带来的乡村空间涌现性与乡村空间转型；表征的空间：是指城乡全面融合发展背景下，乡村全面振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城乡社会空间均衡一体发展的展望。

（1）空间实践（乡村本体）：乡村空间综合价值认知。“过去留下了痕迹作为一种铭记，但是空间总是在现在的空间，一个目前的整体，而且与行动互相扣连衔接。”存在的乡村空间是在其特定的生产模式下、特定的生产关系下产生的产物，作为一个物理意义上的场所，为城乡融合在经济社会文化等物质形态承载或非物质形态存在提供了一个物质形态的场所。该场所提供了可以被直接观察和感知的物质形态与非物质形态空间类型。

城乡融合空间实践是以乡村本体为基础的物质空间，是可以感知的物理空间，是客观存在的乡村空间，主要形态包括乡村空间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资源与现存条件（包括区位条件、交通条件、生产条件、建设条件等）、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乡村聚落景观、特色民居建筑景观、特色民族民俗文化景观等），是城乡融合空间的综合价值属性，也是乡村走向城乡融合空间表征的基础性条件与决定性条件。在乡村以主体角色进入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应结合乡村空间实践，对乡村空间的综合价值属性进行认知研究，在尊重乡村场域的基础上，审慎地采取“乡村+”策略。

（2）空间表征（即“乡村+”）：流空间与空间涌现性。列斐伏尔提出，从一种生产方式转到另一种生产方式，必然伴随着新空间的生产。我国众多乡村在较长时间内一直维持着传统意义的乡村空间生产，乡村以历史积淀与代代相传的方式实现自我生产。在“人口”“空间”“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五个维度要素双向流动的引领下，城乡融合空间将实现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的变革，流空间（Space of Flow）将成为未来城乡融合空间的主要特征，其空间的功能意义也随之产生演变，新空间生产的同时必然伴随着新空间的涌现，流空间对空间的涌现性将带动空间的化学裂变反应。从“时间—空间”“过程—事件”角度来看，城乡要素交换和融合发展带来的流空间与空间涌现性将是一个长期、动态、复杂的过程。

（3）表征的空间：走向理想的城乡融合空间模型。从空间的社会性角度来看，城乡融合空间承载了新的社会生产关系、生产模式，并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生产出自身的独特的空间。在城乡融合空间生产的“过程——事件”中，城乡的文化信息交融、生产经济交融、生活方式交融等方面都将会深刻影响原生的乡村空间。理想的城乡融合空间既需要保留并延续原生乡村空间的人文生态风景，又需要生成现代、富足、便利的新型生产生活空间。因此，城乡融合空间不仅是物质意义上的空间，具有了丰富的社会内涵，更将会对乡村空间生产带来巨大的变革。

四、成都市公园城市城乡融合“乡村+”典型案例

成都公园城市理念及实践覆盖成都市城乡全域，其核心价值导向与目标导向是“以人民为中心、以绿色发展为核心理念”，“一公三生”（公园+生产+生活+生态），为集中体现了“全民所有共建、全民共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城乡建设目标，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在城乡建设与发展思想上的指引。在公园城市理念的指导下、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成都公园城市建设实践了“乡村+”模式，涵盖了“乡村+高校文创”、“乡村+资本农旅”、“乡村+资本文旅”、“乡村+公益生态”、“乡村先锋+区域统筹”等，既实现了乡村空间的转型、提质与升级，践行了城乡融合发展的相关理念，本文以“乡村+高校文创”、“乡村+资本农旅”、“乡村先锋+区域统筹”模式进行阐述。

1. “川音艺谷”：“乡村+高校文创”模式

我国的众多乡镇、村落文化底蕴深厚，类型丰富多彩，在自然风景的映衬下散发出耐人寻味的魅力。然而，由于受到区域经济和交通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城乡之间文化流动几乎处于“蜻蜓点水”的状态。在城乡要素流动的政策与市场引领下，乡村与高校之间的文化互流获得了政策支持，处于依托交通条件形成文化流传输通道的文化链上、文化圈内的乡村在城乡文化融合方面具有了先决优势。

（1）空间实践（乡村本体）：空间综合价值认知。成都市新都区石板滩街道（以下简称“政府”）宫王社区叶家大院就有了成为“乡村+高校文创”城乡文化融合空间示范的综合价值。

一是公共政策与平台一引领要素流动的基础要素。成都是一座具有改革创新和包容精神的城市，市区街道等政府组织为实现城乡融合进行了措施创新与探索。政府为宫王社区与四川音乐学院（以下简称川音）之间搭建了文化融合的桥梁，公共政策的制定与组织措施保障了双方沟通有效。

二是区位与交通优势——引领人口对流的关键要素。宫王社区叶家大院距离成都市主城区约 30 公里，交通便捷，村民一直以来以进城务工为主，人口单线流动特征明显；距离四川音乐学院新校区约 15 公里，处在高校文化艺术圈的辐射与影响范围内，对于川音师生而言，是“艺术驻村”的最合适区位选择。

三是生态与文态优势——引领文化对流的支撑因素。宫王社区叶家大院是位于成都市环城绿化带内典型的川西林盘客家村落，乡村肌理自然舒敞，风景优美，村落风貌原生，对久居城市就业、创业、生活人群具有极大的环境吸引力，对艺术类高校师生更是天然的“第二课堂”。其中，近 200 亩川西林盘错落分布，近 150 亩荷塘、鱼塘和 50 亩原生态湿地构成了村落的外部环境。

（2）空间表征（乡村+高校文创）：机制与空间涌现。2018 年，川音教授团队与政府达成合作协议，由政府牵头，创新形成了在“市场”调控下的以“政府主导+川音教授团队进驻+社区集体参与”三方合作联动共同助力乡村艺术文创园（以下简称“川音艺谷”）建设项目。项目以川音丰富的艺术人才资源和文创开发能力等流动进入乡村社区为引擎，以乡村闲置农房资源与院落环境腾退、进入成都市农村产权交易所（注：全国首个综合性农村产权交易市场）进行使用权流转交易为后续推动，初步实现城乡文化要素与空间资源要素之间的双向流动。

在“乡村+高校文创”模式带动下，参与乡村空间表征的各方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创新建立了一套以市场为指挥棒的引领乡村社区与大学教授团队之间资源要素互流的城乡融合发展空间建构路径，核心思想体现为如下四条原则：一是为充分调动社区居民的参与积极性和主动性，建立“一户一宅”等符合农村住宅流转政策基于“双方平等自愿”的农房流转机制。二是以市场为调节杠杆，制定宫王社区农房商业利益限价机制，切实保障村民利益。三是出台宫王社区专家教授工作室入驻奖补长效激励制度，保障工作室健康可持续发展。四是建立工作室房屋改造方案评审机制确保项目建设品质和方向不偏移。

在空间表征过程中，空间塑造中参与的各方具体职责为：一是政府（石板滩街道）。负责提供政策法务、公共财政保障及资源要素保障，调节公共财政资金进行基础配套与环境提升建设，包括成立项目建设工作组，协调组织村委会及村民完成宅基地流转手续、道路交通及停车场系统配套、环境绿化景观营造、节点景观打造、农房风貌整治、林盘保护修复、农田水系改造、荷塘整治提升改造等。二是高校教授团队。以文化、资本、信息、技术为优势资源，以自有资金将农房院落改造为业态各异、各显主题和特色的工作室或文创研发中心等，不定期举办艺术作品展演、文化交流活动，师生校外实训基地、艺术展示和教育培训中心等。三是社区集体。在村民委员会协商与自治的前提下，以区位条件、环境、空间等空间资源为参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方式，负责农房租赁、生活能源配套、院落物业服务、土地资源流转等资源保障。四是村民。组建乡村施工队，在教授指导下参与院落空间塑造施工。

由此，逐步形成“乡村+高校文创”模式下的以乡村物质空间为本体的、以高校文创艺术植入并进行文化空间生产的城乡融

合空间建构。目前，该城乡融合空间（川音艺谷）已经形成了：以教授（艺术家）院落为原点的点状文化院落文创空间、以林盘内步行道为纽带的衔接院落与公共艺术空间的链状乡村文化线路空间、以川音艺谷为影响力的对外扩散的波纹状乡村文创影响圈。历经两年时间，经过多方共同努力，宫王社区被列为 2019 年和 2020 年成都市级精品川西林盘保护与修复项目、川音美术学院校外实践写生基地，村民组建的乡村施工队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具有了较高艺术水平和施工能力的施工队伍，扩大了承接施工劳务的范围。伴随着城乡融合战略深入实施，我们希冀宫王社区成为以川音艺谷为实核的成都市公园城市城乡文创新合发展示范性乡村。

2. “大邑尚善”：“乡村+资本农旅”路径

成都平原沃野千里，水旱从人，村落星罗棋布。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农耕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农业经济基础，同时也在城乡之间树立了较为牢固的隔墙，在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农业、科技农业和农旅融合、城乡融合方面，尚善国际养生源项目进入郫都区董场镇龙华、龙兴、祥和三村的案例值得推广。

（1）空间实践（乡村本体）：空间综合价值认知。一是自然生态优势——引领农业产业现代化的基础保障。以“稻乡渔歌·蜀韵田源”为主题的尚善国际养生源项目位于成都市大邑县董场镇龙华、龙兴、祥和村三个村的行政范围内，占地面积约为 15834 亩。大邑县位于成都市的上风上水之地，在《成都市总体规划 2016~2030 年》中明确：属于“大成都西控”生态保育功能区，肩负着为成都市打牢城市生态本底，保护自然景观，提升西部生态功能的重要区域使命。周边分布有现代农业集中连片产业带，种植特色果蔬和高标准农田，市民农庄、主题农园、有机农场、生态农家乐等产业。

二是交通优势与市场腹地优势——农业技术、农业产品等要素城乡双向流动的运营保障。成都市大邑县董场镇，距成都市区约 50 公里，交通便捷，是农产品物流链的最经济运距，以拥有达约 2200 万人口总量的成都特大城市为其消费市场及农旅纵深腹地，具备为大都市提供大量的优质粮油消费等的优势条件。三是产业基础优势——农业产业提档升级的基础条件良好。三村村域位于成都平原西部，土壤肥沃，适宜种植多类经济粮食作物及药材，农业种植历史悠久，内有上百亩鱼塘，400 余亩标准化蔬菜种植基地，已试种长生稻上千亩，并立体养殖稻鱼稻虾，初步构建起农业生态循环产业。

（2）空间表征（乡村+资本农旅）：机制与空间涌现。2017 年，尚善国际养生源成都（基地）建设项目正式在大邑县开工建设。该项目有效地守护了国家关于基本农田的政策红线与成都大邑县西控区的成都平原林盘乡村空间，依托“稻鱼虾蟹”产业及自然环境肌理，以企业投入的强大资金流为启动引擎（总投资约 20 亿元以上），围绕构建资本引擎带动下的乡村现代农旅产业核心空间的目标，在空间表征过程中，参与空间营造的主体方为资本方、县（镇）级政府、村集体与村民，共同承担了如下角色。

一是指挥棒——市场与政策共同承担了指挥棒角色；空间主导——政府与入驻企业共同承担了空间主导角色。政府主要承担空间管控职责，包括政策调控、风险把控、组织协调、村域统筹、土地流转、土地整理、村民安置等空间主导职能；企业主要承担空间发展引导，入驻企业以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为优势资源流动进入乡村空间，掌握了乡村空间的使用权与规划主导权。在资本主导、多方参与共同作用下，大邑县董场镇龙华、龙兴、祥和村城乡融合空间呈现出乡村空间多元演化趋势：即空间多元化与空间差异化、农业产业现代化、农旅融合与农民市民化。

由乡村土地整理及差异化利用导致的空间多元化与差异化。在盘活传统乡村土地资源思路指引下，通过土地整理，有效组织土地规模化利用，将原乡村空间整理为产业农庄生产空间、乡村酒店林盘空间、滨水林盘空间、农创工坊空间、农管中心用地及预留用地等，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丰富了乡村空间类型，引导城市各行业、各专业人群进入乡村创业流动。

由土地托管的经营模式创新引导走向农业产业现代化。从农业现代化角度由农业公司实行“农业职业经理人+精品农业项目”运营管理模式，实行农业现代化生产用地连片生产、联合规模经营，总面积约为 7000 亩。托管企业依托自身的技术资源、

信息资源开发了农业物流、农村电商等信息技术服务农业的产业链条，实现了农业生产的城乡流通。

二是农旅融合发展引导并促使农民转向新村民角色。当地农民通过土地租赁及管护、农户农副产品销售、民宿旅游接待、园区产业务工、村集体资产与企业合作等多样收益增收致富。强大的物业服务平台让农村基层组织也参与到园区开发建设、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的管理，重塑了乡村农地的“三生”价值，农民的身份与职业出现了多元化转向趋势，农民完成了向“乡村市民”的生产生活与职业方式的转换。

2020年，该地因在乡村振兴实施行动、城乡融合发展方面的示范带动引领作用显著，获得“四川省省级示范农业主题公园”命名。

3. “郫都区战旗五村连片”：“乡村先锋+区域统筹”路径

成都平原幅员面积1.881万平方公里，城镇化率74.41%，具有较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市域范围内，有的乡村（如郫都区唐昌镇战旗村、崇州市道明镇竹艺村等）走在了时代的前沿，成为具有带动引领作用的、能起到典型性示范的“乡村先锋”，依据地理空间发展演变的“点—轴—网”系统理论，这些乡村先锋具有区域连片带动发展的职能。

郫都区以战旗村为核心战略支点的五村连片是指战旗村、横山村、西北村、金星村、火花村五村地处唐昌镇北部，郫都区、彭州市、都江堰市交界处。区域总面积1462.6公顷，共计76个村民小组，3560户，总人口11033人。战旗村以土地整理为抓手，在村党委带领下发展势头良好，2018年2月习总书记视察战旗村，提出“在实现了温饱、实现了全面小康以后，我们还要继续振兴乡村”。依据自然地理单元和区域发展格局，为发挥其核心带动作用，将其与周边发展相对滞后的四村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规划，实现各村资源优势互补。

（1）空间实践（乡村区域本体）：空间综合价值认知。战旗村以“党建为先锋，资源变资本，产权变股权，农民变股民，乡村区域连片统筹发展”为成功经验的先锋示范作用与品牌价值。战旗村在党建引领、集体经济、土地整理、集中居住、乡村旅游、城乡互动、群众文化、村民福利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绩，是改革兴村的全国先锋典型。以时间为序、以事件为标志，战旗村兴村改革历程可以归纳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2003~2009年），通过党建引领、强化集体经济。2003年，战旗村通过村委领导，集中整理全村约110亩土地种植花卉苗木和蔬菜，探索农业规模化种植；2006年，依托统筹城乡战略，集中60亩土地获取政策补助30万元；完善基础设施和农田改造；土地集中，村集体给村民保底，50%利润分红；成立蔬菜专业合作社，集中土地统一经营管理；引进榕珍菌业、妈妈农庄、蓝莓草莓等企业；2007年，通过土地综合整治、土地增减挂钩、拆院并院整理，节约出208亩建设用地，实现土地收益；2009年，完成集中居住。第二阶段（2011~2020年），资源变资本、农民变股民；2011年，完成全村承包地、宅基地的权属调整、确权颁证。成立战旗资产管理公司，按家庭颁发股权证；部分土地归合作社，发展高端设施农业；部分土地出租给种植大户，发展家庭农场；2015年，全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第一槌”，引资7000万元打造香境商业综合体；2020年，全省集体建设用地“作价入股”“第一槌”，与天府旅游公司合资建设“战旗天府酒店”。第三阶段（2021年~至今），乡村区域连片、统筹发展。2020年，原战旗村、金星村合并成立新战旗村，以行政手段实现统一规划、并村整合的乡村区域连片统筹发展。

区域土地资源及生态环境具有存量空间。五村土地资源为总面积1462.6公顷。其中农业用地占比为74.43%，耕地质量相对优良；生态用地占比为2.76%，以河流水系为主，小田林盘共筑绿色生态空间，农田为基底，水系为廊道，500多个林盘为镶嵌斑块的景观格局结构模式；农业用地流转比例相对较高，受区位条件和市场等因素影响，流转土地的空间分布不均衡，战旗村所占比例较大。流转用途：沿柏条河部分农地流转用于水源涵养，其他主要流转用于花卉苗木和果蔬种植等。其中土地流转对象：现代化农业企业占3/4，政府和个体户占1/4。

区域人力资源丰富，且受教育程度较高。据统计，区域内劳动力总人口为6359人，占户籍人口57.64%，其中47.21%的劳动

力以在镇内务工为主，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具有高中学历以上的占比接近 50%。

（2）空间表征（乡村先锋+区域）：空间统筹机制与重构。规划先行先试，打破乡村行政边界，实施以战旗村为核心的五村联动模式，建立乡村区域一体统筹的乡村空间总体规划。在统一的乡村区域总体规划基础上，建立五村规划信息系统，为乡村区域空间发展提供灵活、及时的规划导控，以实现持续的弹性，确保规划管控长期有效。

在用地空间重构与功能协同、区域统筹、城乡要素双向导流、导控方面，以整体经营的理念经营土地，形成以战旗村为品牌核心、四村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做大战旗服务核心与品牌核心。坚守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底线，统筹划定基本农田整备区，以战旗村产业规划为导向，其他四村进行相应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布局调整。战旗村作为未来战旗乡村片区的总部基地，依托战旗乡村振兴学院、战旗酒店、发展战旗文创产品、农产品、乡村民宿等业态，承担服务核心和品牌核心强化和塑造的功能优势；统筹划定基本农田整备区，空间选址为具有一定浅丘地形的横山村，采取土壤改良、地力培肥等措施，改善生产条件，提高耕地质量。面积约为 10 公顷，结合地形特征发展台地特色果林经济；火花村和西北村建设田园有机粮蔬生产，成为战旗品牌对外输出的产品生产基地。

在居民点生活空间的规划布局与空间导控上，以新型城镇化发展结合乡村振兴战略，以本地居民就地城镇化为主，社区林盘为主、小聚居为辅，遵循双向自愿的原则，通过集体建设用地整理，适量引导村民向郫都区城区转移安置，推动乡村人口主动向城市人口的流动。

五、结语

姚石等提出目前城乡融合方面的研究较少涉及对县域、镇（乡）域一级单元为主体、微观城乡融合空间层面的研究。本文结合“乡村+高校文旅”“乡村+资本农旅”“乡村先锋+区域统筹”三个典型案例分析，在空间维度上涵盖了乡村林盘社区、乡村农旅综合体、乡村区域连片统筹联动三个层次的微观、中观尺度的典型乡村转型案例，认为在城乡融合空间构建中，市场主导下的双向精准选择性、政府主导下的空间多维共治、乡村本体的空间差异性、先锋典型带动下的乡村统筹与空间重构是较为重要的原则导向。

1. 市场主导下的双向精准选择性

双向精准选择性是指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对于乡村综合属性的判别是界定城市要素引入的关键因素，应综合、客观地分析乡村空间的区位条件、自然资源与人文生态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等，基于乡村空间的综合价值属性针对性地引入城市人口职业类型、产业类型、资金来源渠道等，审慎确定面向农业现代化产业化空间、农旅融合空间或乡村文创空间等空间发展方向。

2. 政府主导下的空间多维共治

政府主导下城乡融合空间的多维共治应强调政府的宏观决策与基层治理并重。宏观决策具有前瞻性，能把握城乡融合空间长远发展方向，抓住机遇，寻求跨越式发展；基层治理能力强化，能有效保障村民利益和村落空间权益。如通过以村集体为单位组织有效的乡村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环境共同体等共同体利益捆绑的方式将村民集中形成有效的利益团体，共同参与、形成空间开放性制度建设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共同监督和维护空间生产生活环境，实现城乡融合空间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 乡村本体的空间差异性

城乡融合空间是基于现存乡村转型演化发展中的乡村主体空间，应体现差异性的空间形态。“社会主义的空间将会是一个

差异的空间(A space of differences)”。在对表征的空间(生活的空间)理解上,列斐伏尔提倡是一种各个部分不能互换且不能交换的非商业化空间,是空间非均质性的重要体现。对于乡村空间来讲,乡村要保持其可持续发展,必须坚守乡村性。因此,差异性空间是我们对城乡融合空间场景营造中空间革命的重要手段之一。

4. 先锋典型带动下的乡村统筹与空间重构

以乡村先锋典型的带动引领为区域发展推动力,进一步极化乡村先锋品牌,建立乡村区域空间统筹与重构机制,一方面既促进乡村优势资源和要素在乡村地理空间上的聚集与空间重构,既符合城乡地理空间单元发展的“点-轴-网”系统演进趋势,同时也将为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空间基础、社会基础。

我们认为,城乡融合引领下的乡村发展转型具有多种模式与路径,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带动与空间生产、空间再生产的影响下,也伴随着多种可能性,“乡村+”空间也必将因多元多维而精彩纷呈。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郝寿义,安虎森.区域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 [3]何仁伟.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理论探讨、机理阐释与实现路径[J].地理研究,2018,(11).
- [4]陈坤秋,龙花楼.中国土地市场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J].自然资源学报,2019,(02).
- [5]Yansui Liu,Yuheng Li.Revitalize the world's countryside[J].Nature,2017,(7667).
- [6]王向阳,谭静,申学锋.城乡资源要素双向流动的理论框架与政策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20,(10).
- [7]李后强,张永祥,卢加强.基于“渗流模型”的城乡融合发展机理与路径选择[J].农村经济,2020,(09).
- [8]曹智,李裕瑞,陈玉福.城乡融合背景下乡村转型与可持续发展路径探析[J].地理学报,2019,(12).
- [9]邱峙澄.空间正义: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城乡融合治理[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07).
- [10]秦清芝,杨雪英.挖掘乡村综合价值促进城乡融合发展[J].人民论坛,2019,(34).
- [11]李鑫,马晓冬,Khuong Manh-ha,祝金燕.城乡融合导向下乡村发展动力机制[J].自然资源学报,2020,(08).
- [12]史育龙.“十四五”城乡融合发展面临新的重大挑战与策略[J].山东农机化,2020,(04).
- [13]周佳宁,毕雪昊,邹伟.“流空间”视域下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驱动机制[J].自然资源学报,2020,(08).
- [14]王颖,孙平军,李诚固等.2003年以来东北地区城乡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J].经济地理,2018,(07).

[15]谭明方. 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机理研究[J]. 学海, 2020, (04).

[16]史晓浩, 阚小静. 基于空间均衡发展的城乡融合试验区差异化创建路径探究[J]. 建筑技术开发, 2020, (19).

[17]欧万彬.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解读与实践要求[J]. 北方论丛, 2020, (03).

[18]汪厚庭. 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理念与实现路径探析——基于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内在联系[J]. 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 2020, (04).

[19]李玲. 城乡融合发展的浙江实践[J]. 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新论), 2020, (02).

[20]王军良.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城乡融合编制单元的发展路径研究——以台前县为例[J]. 中华建设, 2020, (07).